

小店舊情

碩果僅存舊影樓

盡心盡善盡美 留情留影留光

數碼年代，年輕人慣用手機隨心隨拍，大概不知道這世代還有一個專門幫人用菲林拍照的行業——影樓。前後經營了80多年的「善美影室」，負責人林國盛表示店名是用來提示自己做到盡善盡美，盡心為客人拍下值得珍藏的照片，留住光影，也留住溫情。他懷念昔日一家人到影樓拍全家福的溫馨時刻，亦因為這份回憶，堅守影樓一生。

記者甘嘉禧 攝影：馮瀚文



「善美」位於唐二樓，由樓梯拾級而上，有如穿越時光隧道。



「善美影室」老闆林國盛今年75歲，在菲林影樓工作了一輩子。手上是陪伴他多年、已經停產的「哈蘇」相機。

油麻地上海街一座唐樓內，藏着一間碩果僅存的舊式影樓。沿樓梯往上走，油漆剝落的牆上掛了多張宣傳影樓的懷舊照，電線縱橫交錯，與生鏽鐵信箱交織成一條時光隧道。隧道盡處流出「善美影室」的招牌燈光，櫥窗貼着泛黃的照片，相中有幼童，有戴上四方帽的學生，也有三代同堂的一家人，全都笑容燦爛。按過門鈴，一把雄厚的聲音從門後傳來：「是否來取相？」記者的思緒被拉回現代，鐵閘打開，滿頭白髮的林國盛請記者入內。影樓內燈光柔和，牆上相框掛得密密匝匝，照片的年代感越看越久遠，由彩色回到黑白……

一張舊相凝聚一家

影樓前身為「尖尖照相」（又稱「369」），1937年創辦，由前員工林國盛在1996年接手，改名「善美」。攝影棚內仍保存「尖尖」留下的歐陸式家具。「我第一張全家福，就是在「尖尖」拍的。」年過古稀的林老闆對記者憶述，他當年6歲，那是兒時最有記憶的片段，像是人生起點。五十年代，拍全家福有實際用途。「戰後糧食短缺，教會向市民派米，要出示派米證上的全家福，按人數分配分量。父親每逢年初一會帶一家人上影樓，那是我期待的日子。家人會穿上光鮮衣服，梳好頭髮上影樓。我記得穿的是哥哥傳下來的小西裝，兄弟姊妹口袋都放着利是，很高興，很熱鬧。小時候家裏沒電視，吃飯時望

着高掛在客廳的全家福，感覺溫馨。在艱難的日子，一張照片足以凝聚一家人。」林國盛翻出舊相簿，展示一張黑白全家福，回憶如菲林般逐格湧現，他說起初並不喜歡這張相，因為拍得他眼簾垂下。現在，卻成了珍藏。「以往很多父母帶子女到影樓拍照，近年夫婦則多帶寵物來。現時人們都偏向不生小孩了，把貓狗視為親人。」林老闆說，昔日上影樓是件大事，只有在家庭添新成員、大學畢業，或農曆新年才特意拍照。如今，隨手一按，手機相片即影即有，方便卻欠缺溫度。

一對拍檔相伴一世

投身攝影行業逾半世紀，林國盛指經營越來越難。與坊間數碼快相數十元已有10張相比，「善美」半打證件相惠惠380元，的確令人卻步。林國盛卻相信，菲林照的立體感和顏色層次感，仍有其捧場客，他亦依然眷戀着菲林沖曬獨有的味道。林國盛中學時想學一門手藝，接觸過菲林沖曬後感到興趣，便到影樓當沖印學徒，曾在多家婚照公司工作，並輾轉成為「尖尖」的沖曬師傅，期間認識了現時在「善美」負責黑房沖曬的拍檔石貴南。石貴南憶述：「當年在婚照公司黑房跟過三位沖曬師傅，老行尊多認為「教識徒弟無師父」，只有他肯教我，是我貴人。」石貴南指一指林國盛，林老闆卻說：「貴人？我只是抱着教多一個人便可替我分擔工作的心態。」二人在笑聲中回憶昔日往事，說曾經合資五萬元接手一間

沖曬公司，誰知被騙，只拿到器材，幸得家人相助，找到一間板間房當工作室，靠熟客的沖印訂單支撐生活。石師傅回憶：「那些年生活艱難，幾乎要接到訂單才敢去買飯盒醫肚。」1990年代，相片沖曬生意愈來愈難做，二人拆夥，但依然保持着友誼。及後「尖尖」老闆移民，林國盛接手了影樓轉任攝影師，石師傅則重返婚照公司。8年前，「善美」黑房師傅退休，林老闆分身不暇，便邀請石貴南兼職幫助沖曬，二人故劍重逢。石師傅說自己對相片沖印的熱愛程度，如中毒一樣深，林老闆則笑言：「他任職的婚照公司，做一間執一間，得我肯收留他。」影樓新客不多，平日閒來無事，二人會自編自導自拍短片自娛，放上社交平台，消磨時間。這對加起來過百歲的老拍檔，拿出鬼馬照片給記者看，相中人的笑容如牆上相框內騎着木馬的小童一樣天真。「善美」凝住的不止是時光，還有二人的童心。

一幀遺照回憶一生

影樓新客不多，只靠熟客支撐。林國盛說特別珍惜與老顧客相處的時光。「有客人小時候常跟家人來拍照，長大後每年帶同自己的一家大小來。也有兒女長大了回來擺出父母當年在影樓的姿勢再拍一次，感覺像家族傳承。」林國盛印象最深刻的顧客，並不是汪明荃、林子祥這些來拍證件相的明星，而是一位面色蒼白的老人。「他說自己患了肺癌，想拍一幀遺照。他西裝筆挺，我盡量捕捉他輕鬆的樣子。

過了一個星期，他沒有來拿相，反而是他女兒來了。我把照片遞給她，她看見相中笑容和藹的老父，不禁蹲下身子放聲痛哭，過了良久才站起來，說憶起父親的一生忍不住淚如雨下。她拭乾淚後誠懇向我道謝，感激我為她爸爸拍下了慈祥的樣子。」相片傳遞的親情，可以很沉重。但亦是這種藏在鏡頭背後的溫度，讓林國盛堅守影樓。

一室影樓留守一輩

由菲林到數碼，再到智能手機世代，林國盛見證了攝影行業的興衰。他說這幾年多了年輕人為追求復古潮流來拍照，但也難以扭轉行業式微的命運。他感歎：「七八十年代，開學前總有大批等拍學生相的兒童擠得門外水洩不通，昔日上海街幾乎全是前舖後居的照相館。今日，全條街全是按摩店。」他指有同行索性參加政府的再培訓計劃學做推拿，說可以返回舊日曾是影樓的按摩店求職，很是黑色幽默。眼見同業一個個轉行，林老闆仍然堅守「善美」，但已不強求留住影樓，即使兒子放工後會到店內幫忙，亦不希望下一代接手。「過去幾年很多影樓結業，有同行不捨得器材，送到這裏來，如相機等有用的會繼續用，用不上的，只好放到一旁。」相機鏡頭裏，本容不下半點塵埃。但當時代一過，它亦會像其他被棄置的器材一樣，拆走菲林，失去主人，沒有靈魂。剩下的，是一個滿布灰塵的空殼。



替名人拍照後放在店舖出入作「生招牌」，是舊影樓常用的宣傳方法。

林國盛向記者展示舊時的全家福。

林國盛（左）與石貴南（右）相識相知40年。

影樓內場景布置復古。

行內人語

鉛筆執相 碳粉美顏



Jones 放工後有時間會到影樓幫手執相。



執底片前（左）及後（右）的效果。



執相用的微粒放大對焦器，可將底片影像放大。



▲影樓外放滿歷年作品。

▲牆上貼滿客人照片，還展示老闆珍藏的相機。



掃描看視頻

置身「善美影室」雖有種時光倒流的感覺，但林老闆也與時並進，為客戶提供「執相美顏」服務。執相工作並不依靠電腦，而是在每幅只有4至5平方米的菲林膠片上完成。執相師傅手不可以震，利用磨尖的鉛筆和放大鏡，逐筆調節陰影，一出錯就要重頭再做，少點耐性也不行。林國盛現時已把這項任務交由幼子Jones代勞。Jones對記者表示：「使用經砂紙磨尖的硬芯鉛筆，在底片上填上碳粉，逐筆填補，可以減淡眼袋、細紋，達到美顏效果。我從小跟父親學習修相技巧，起初要借助放大鏡，現已經習慣用肉眼來完成。」Jones指執一張底片需5至10分鐘，雖然用電腦修圖軟件可更快完成，但他認為那太不真實，直接執相底不會改變中人的臉形、輪廓，而且能留住人物神韻。

密室沖曬心理壓力大

相底執好後，便送到黑房沖曬。主理黑房的石貴南向記者解釋：「菲林要先拿到旺角黑布街專門的店舖沖洗，再在這裏曬印。沖好的菲林和相紙會放在放大器，投射出底片影像，利用對焦儀器確定瞳孔是否清晰，其後以人手調整三原色的度數，反覆測試出最佳曝光秒數，再沖曬相片。此時可進行人手後期加工，如局部加光、局部減光等。最後把相紙浸泡在藥水中，用水沖洗一次，再把相紙掛起，晾乾，便沖曬好了。」石師傅表示，曾經有些年輕人想來學習沖曬菲林，但學了不久便說因在密閉的黑房心理壓力很大，感到害怕，都半途而廢放棄了。林老闆亦有感而發，「在黑房工作恍如與世

隔絕，當年要靠聽收音機解悶。」

善美影樓留情影

影樓新客不多，記者採訪當日，有幸偶遇前來拍照的少女Jennifer。她說當天是她生日，是第一次上影樓拍照。「菲林與手機影出來的感覺不一樣，有種獨特的復古風格。開始拍照時有點緊張，動作僵硬，幸得林老闆跟我說笑，令氣氛變輕鬆。現在想快些見到成品，這種期待，是數碼攝影無法媲美的。我想日後也會再來拍照，例如拍畢業相。」如林老闆所言，即使近年多了年輕人來追潮流拍懷舊照片，也難改行業命運。但願Jennifer日後完成學業，到影樓拍畢業照時，仍能找到「善美」為她留情影。